



山东大学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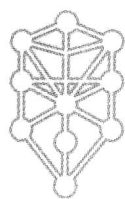
主编
傅有德
副主编
黄福武

第
8
辑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Jewish
STUDIE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CSSCI, 辑刊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

第
8
辑

犹太研究

主编
傅有德
副主编
黄福武



山东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研究. 第8辑/傅有德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607-4051-5

I. ①犹…

II. ①傅…

III. ①犹太教—宗教哲学—研究 ②犹太人—研究

IV. ①B985②K18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418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信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1/16)

印 张: 18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犹太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傅有德

副主编 黄福武

编 委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爱里克(M. A. Ehrlich, 山东大学)

陈贻绎(北京大学)

段德智(武汉大学)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

傅永军(山东大学)

傅有德(山东大学)

傅晓微(四川外语学院)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

黄福武(山东大学)

黄陵渝(中国社会科学院)

赖永海(南京大学)

李刚(四川大学)

梁工(河南大学)

刘洪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刘杰(山东大学)

刘平(复旦大学)

刘小枫(中山大学)

Steven Katz(Boston University)

John Berthrong (Boston University)

Jay Harris (Harvard University)

刘新利(山东大学)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

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晓朝(浙江大学)

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

肖宪(云南大学)

谢文郁(山东大学)

徐新(南京大学)

殷罡(中国社会科学院)

游斌(中央民族大学)

张倩红(河南大学)

张志刚(北京大学)

张敦华(北京大学)

张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燮藩(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Marc Brettler (Brandeis University)

Yom Tov Assis (Hebrew University)

Zhang Ping (Tel Aviv University)

目 录

犹太教经典与诠释

作为犹太信仰的新约著作

- 从弥赛亚概念转化到基督思想的挣扎 林子淳 (3)
- 尼希米—以斯拉改革与《托拉》的正典化 冯定雄 (17)
- 《旧约》新诠：对自然的善治 莽 萍 (27)
-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希伯来《圣经》 梁 工 (35)

犹太思想研究

- 列维纳斯语言观的犹太思想资源 刘文瑾 (49)
- 族群空间与散居犹太人
- 以斐洛思想为例 郑 阳 (63)
- 试析海舍尔的“不可言说者” 陈玉梅 (75)
- 斐洛的寓意解经思想探析 李 勇 (84)
- 犹太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唐立新 (99)

犹太历史研究

- 关于以色列人的称谓 孙 燕 (111)
-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改宗问题探析 莫玉梅 (118)
- 论 20 世纪早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入籍问题 王志军 李 薇 (132)
- 道不同却必须与谋：以色列工党与其阿拉伯附属党 王 宇 (144)

宗教比较与对话

超越与重生：从孟子与保罗的不同“终极关切”看儒学与基督教的

- 不同价值 赵 杰 (157)
- 佛教与科学：“不共”的对话 王 萌 (174)

论近现代时期基督教与墨学的互动·····	王继学(182)
----------------------	----------

宗教学研究

宗教可以被替代吗? ·····	陈 坚(193)
-----------------	----------

宗教与政治

洛克的神学—政治学·····	王爱菊(215)
神道伦理试论·····	牛建科(222)
基督教女性主义的生态之思:立论逻辑、多重意义与内在困境·····	陈治国(231)

宗教与科学

儒学和科学:从冲突走向协调 ——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	马来平(251)
宗教与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境况的分析 ·····	王善波(265)

附 录

主要论文英文摘要·····	(273)
---------------	-------

CONTENTS

Judaic Classics and Commentary

- The New Testament* as a Kind of Jewish Faith:
The Strugg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Messiah to Christ Lin Zichun(3)
- Nehemiah-Ezra Reform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Torah*
..... Feng Dingxiong(17)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
The Good Governance of Nature Mang Ping(27)
- The Hebrew *Bible* in an Eco-critical Context Liang Gong(35)

Studies on Judaic Thought

- The Judaic Resource of Levinas' Theory of Language Liu Wenjin(49)
- Ethnical Space and the Jews in Diaspora Zheng Yang(63)
- On Heschel's "the Ineffable" Chen Yumei(75)
- On Philo's Thought of Allegorical Exegesis Li Yong(84)
- Jewish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Tang Lixin(99)

Studies on Judaic History

- The Concept of Israelite Sun Yan(111)
- An Inquiry into the Jewish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Mo Yumei(118)
- The Population of Harbin Jew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Wang Zhijun Li Wei(132)
-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sraeli Labor Party with Its Arab
Subsidiary Parties Wang Yu(144)

Comparison and Dialogue

- Transcendence and Rebirth: From Mencius and Paul's
Different "Ultimate Concern" to See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Zhao Jie(157)
- Buddhism and Science: A Unique Dialogue Wang Meng(174)
-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ohism in the
Modern Times Wang Jixue(182)

Religious Studies

- Can Religion Be Replaced? Chen Jian(193)

Religion and Politics

- On Locke's Theological-Politics Wang Aiju(215)
- On the Ethics of Shinto Niu Jianke(222)
- An Ec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Feminism Chen Zhiguo(231)

Religion and Science

-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Ma Laiping(251)
- The Methodology in Religion and Science Wang Shanbo(265)

Appendix

- English Abstract of the Major Articles (273)

犹太教经典与诠释



作为犹太信仰的新约著作

——从弥赛亚概念转化到基督思想的挣扎

林子淳*

早期基督教之生成与传播是和拉比犹太教之形成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孕育于第二圣殿期极具多元性的犹太母体当中，不过早期基督教对这种分离道路之形成的确带来了多种关键性的冲击。譬如耶稣的追随者是以对其复活的经验来诠释希伯来《圣经》的，以致从天启和终末的角度将那时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当然整套诠释框架中最核心的仍是由弥赛亚概念转化到基督论表述的过程，因为第二圣殿期的关键信仰原素——绝对一神论——被转化了。本文即对此种演化作一历史和文本的考察，并对近代这方面的研究形势作一综览，以反思此课题对汉语学界的意义。

一、引言与释题

基督宗教的《新约》所反映的思想是一种犹太信仰吗？传统的基督宗教回答当然“是”，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当时犹太人期待着的“基督”（*χριστός*）或“弥赛亚”（*מָשִׁיחַ*）；而且这也不光是一种通俗的见解，《新约》学者威尔德（William Wrede）在其名著《弥赛亚的秘密》（*The Messianic Secret*）中也称，当时几乎所有犹太人都期待着弥赛亚到来，“对弥赛亚的期望充满在空气中，人们心中各处都被充满着”^①。

这些说法的共同观点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在期待着一位弥赛亚或基督的来临，他是上帝终末的受膏者（*anointed one*）。这样一来，当时的犹太人甚至应有一些对弥赛亚的工作与使命的共同基本看法，甚至可开列出一张清单来检

* 林子淳，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① William Wrede, *The Messianic Secret*, J. C. G. Greig trans., Cambridge: J. Clarke, 1971, p. 3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8辑

定某位人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弥赛亚愿望,然而我们往下将发现这很可能仅是一种不太全面的预设。

弥赛亚观念对犹太教来说很重要吗?不论从历史还是《圣经》本身,我们都发现这预设不一定成立,它很视乎不同时代背后的历史状况。譬如13世纪的西班牙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 of Aragon)曾在巴塞罗那发动了数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辩论以打压后者。当时基督教的主辩这样说:“犹太人所渴望的弥赛亚已经道成肉身来拯救世人,所以犹太教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但应对的犹太法典学者纳奇曼奈(Nahmanides)却说:“我们的宗教与律法并不仰赖一位弥赛亚。”^①当然这仅是整个辩论的一个小片段,也不是说弥赛亚的观念一直在犹太教历史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若对比于基督宗教的基督论之核心地位,两者的重要性明显地差距甚远。

事实上,《新约》所反映出当时犹太人的分化现象已对以上提法透露端倪。当保罗在公会中受审问时,因看出当中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大声喊叫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完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结果有几个法利赛人的文士站起来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甚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详参《使徒行传》23:6~9)由此可见,保罗自己也清楚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对一些信仰原素根本就没有一致的见解,即使是关于死人复活、天使、鬼魂等事。如此一来,早期的基督徒若宣传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又怎会是被所有犹太人期待的呢?其实从一般的《新约》和《圣经》导论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时代的犹太信仰群体十分多元,除了上述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外,至少包括了爱色尼人和奋锐党,而大部分的民众更应该没有任何特殊的隶属,因此当时的犹太人没有统一的教条以至是弥赛亚观反倒应是更恰当的预设,遑论是一个要受辱、死亡、复活、升天并再来审批的基督。

这样说来无疑增添了本文题目《作为犹太信仰的〈新约〉著作》的难度,要详细诉说这课题固然不可能由一篇短小的文章来承担,因此往下我们将要抓紧当中的核心问题——弥赛亚观的演化——作一历史和文本的考察,并从此对近代这方面的研究形势作一综览,以反思此课题对汉语学界的意义。

^① Oliver S. Rankin, *Jewish Religious Polemic*,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56, p. 191.



二、历史和文本分析

弥赛亚的最基本解释固然是一位受膏者，譬如祭司、先知或君王，他们也是希伯来《圣经》中经常出现的角色，但经文本身却极少直接把他们与受膏的概念关联起来（少数的例外包括《列王纪上》19:16,《以赛亚书》61:1,《诗篇》105:15=《历代志上》16:22）。^① 作为名词的“弥赛亚”在希伯来《圣经》中只出现过 38 次，其中 2 次是用于列祖，6 次用于大祭司身上，1 次用于波斯王居鲁士（Cyrus），另外最多是用于君王（共 29 次），主要是指扫罗或大卫，但这些用法一般是指向一位由上帝指派和具权柄的领袖，却从未显出有终末的色彩，因为当中所指示的均为此世的人物。^② 唯一的例外是《但以理书》（9:24~26）所载的一段异象，当中正好把弥赛亚的概念应用于一位要管治国家的受膏大祭司，并提到他将要被剪除。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段记载（9:24~25）先是指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书亚在波斯王朝时的被掳回归，但及后（9:26）被剪除者则估计是指接近安提阿古（Antiochus Epiphanes）开始时期的大祭司阿尼亚三世（Onias III），其兄弟耶孙暗杀他后继任大祭司（参《玛喀比下卷》4:32 及下）。^③

以上的近代讨论已把整个场景带进第二圣殿期的极大历史动力当中。^④ 无可置疑，被掳和回归的历程令以色列的信仰（包括拯救者概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化，但波斯的殖民统治始终不可能容许犹太人公开企盼一位未来的大卫后裔作君王，因此我们发现《撒迦利亚书》第 4 章便指出回归后的以色列是以大卫后裔和祭司共同来治理，并且强调了后者在这个双头马车组合中的重要角色：（撒督派的[Zadokite]）大祭司要被强化^⑤，而在可能是较晚出的第 3 章中君王角色更被冲淡。从这种政治历史视角的解读出发，我们便不会讶异于《以赛亚书》

① William Horbury, *Jewish Messianism and the Cult of Christ*, London: SCM, 1998, p. 7.

② William Scott Green & Jed Silverste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ssiah," in Jacob Neusner & Alan J. Avery-Pec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Judaism*, Oxford: Blackwell, 2000, p. 252.

③ Horbury, *Jewish Messianism and the Cult of Christ*, pp. 7-9.

④ 《圣经》所载的以色列被巴比伦攻破后，耶路撒冷圣殿因而被毁。但在波斯王朝兴起后，被巴比伦掳掠的以色列人却容许回归故土并兴建其圣殿，这便是所谓的第二圣殿。事实上此殿不断被复修，直至约公元 70 年被罗马人完全毁灭为止，这段从波斯至罗马期间的犹太教历史现被统称为“第二圣殿期”。对这时期犹太教的简单概述，可参 Frederick J. Murphy, "Second Temple Judaism," in Neusner & Avery-Pec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Judaism*, pp. 58-77.

⑤ 这看来是受到《以西结书》的影响，特别留意 37:24~28; 43:18~2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8辑

(44:24~45:7)甚至把弥赛亚指向容让以色列人回归和建殿的波斯王塞鲁士了。^① 倘若弥赛亚所指向的是一位外邦君王,那么犹太民族便必然会愈来愈强化这其中涉及的祭司式宗教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从巴比伦回归的这段时间恰恰也是希伯来《圣经》的书卷成形时期,这便部分地解释了《圣经》之以色列何以主要是围绕着宗教敬拜而非王权来发展。顺此,由波斯时期至公元70年间,犹太教的主要原素便为耶路撒冷圣殿和其礼仪。随着时间的发展,较晚期的作品如《耶利米书》(33:14~26)和《玛拉基书》更显出利未派祭司的反动和将弥赛亚指向上帝的直接干预。^②

利未式的祭司宗教基本上是一种要求圣化(sanctification)的宗教,它的本质并不是要抽离此世,反倒是要维系现在,方法是透过祭司制度和相关的敬拜实践来肯定宇宙四时运作的秩序,因此这种宗教制度也没有需要期待一位“未来的”或“终末式”的弥赛亚,因为以色列人创造天地的上帝自己便是那位拯救者。^③ 虽然前面已说过在公元1世纪犹太教呈现多元性,但由这个特殊的政治、历史和宗教背景来看,近代研究对第二圣殿期的犹太宗教的描绘便显得有理。譬如邓雅各(James D. G. Dunn)尝试指出这期间之犹太教的四大支柱为:(1)独一神论;(2)拣选;(3)聚焦于托拉(Torah)的圣约;(4)聚焦于圣殿之地土。^④ 独一神论最清晰的表达固然是敬虔的犹太人至今仍每天背诵的示玛(Shema):“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主。”(《申命记》6:4)这不单只是一种宗教的认信,在面对第二圣殿期具融合主义(syncretism)倾向的希腊宗教时,这更是对当时失去了自己国家、土地、君王的犹太人维护自己的国族身份非常要紧的信念,否则的话耶和華上帝也会被视为同一位神祇以不同民族神的形象来昭示自身而已。正因这位耶和華上帝是独特的,所以被拣选出来的民族也是独特的,上帝与以色列订有盟约并赐予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民与其他民族保持疏离是维系对上帝忠诚的必要,具体的表现就如在《以斯拉记》第10章中,娶了外邦女子的以色列人都被要求休妻。这事在现代人看来确是难以理

① Paul D. Hanson, “Messiahs and Messianic Figures in Proto-apocalypticism,” in James Charlesworth ed., *The Messiah: Developments in Earliest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pp. 69–72.

② Paul D. Hanson, “Messiahs and Messianic Figures in Proto-apocalypticism,” in James Charlesworth ed., *The Messiah: Developments in Earliest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pp. 73–74;《耶利米书》此段被视为较晚出,是因为它没有在“七十士译本”中出现。

③ Green & Silverste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ssiah,” pp. 250–251.

④ James D. G. Dunn,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 London: SCM, 1991, pp. 18–36.



喻的,然而从一个已亡国的民族看来,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得住他们的纯正血脉。至于圣约方面,从这种历史民族的解读看来,我们便容易理解为何犹太宗教从那时起便十分重视分别圣洁与不洁的细节。割礼、安息日和食物的条例等更是外在地把他们与外邦人划分开来的重要身份表征,这种祭司式宗教实践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拉比式宗教,在公元 2 世纪的这种较具统一性的宗教形态产生以前,犹太人既没有自己的国土,便难怪核心的实践都围绕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操作。

总括来看,在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以后,这种强调身份划分的宗教实践便难免更朝向外显的律例来发展。及后在公元 2 世纪出现的拉比式犹太教基本上是这种祭司宗教的延续,因此在第二圣殿期兴起的犹太教形式中纵然仍存在弥赛亚的概念,却非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当然不是说弥赛亚观念在犹太教中没有地位,只是若要与基督教义中的基督论作相比对的话,两者在其所属的信仰系统中所串演的角色便相距甚远。然而即使第二圣殿期存在着这种把政治和民族身份串联的祭司式宗教制度,一种对未来、终末或大卫后嗣等形式出现的弥赛亚拯救者形象的盼望,在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也不可能完全被熄灭,尤其犹太民族仍长期活在一个没有自己土地与王权的流涉过程中。^①

历史更告诉我们,在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35 年间发生的巴可巴 (Simon Bar Kokhba) 叛乱期间,“弥赛亚”一词在犹太文献中大量出现。这些著作包括一些次经和伪经《所罗门诗篇》、《以诺寓言》、《以斯拉四书》和《巴录二书》尤其重要)、塔尔昆、米示拿、死海古卷、约瑟夫著作等。由于文献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我们在此不可能详细论述^②,但一些重要的地方是值得稍为点提出来的。譬如在《便西拉智训》和《巴录二书》中,弥赛亚被描绘成是此世的政治以至军事领袖;在《所罗门诗篇》(17:21~34)和《以斯拉四书》(12:31~34)中则为未来的理想大卫后嗣,却非天启式或终末性的人物;《以诺一书》(37~71)却不把弥赛亚视为王者,而是描述为一种超越的天庭形象。一个显然的现象是:这些著作没有给出一幅一致的弥赛亚画像,并且这些说法都与《新约》的描绘有一定的差距。

倘若我们把《新约》所表述的受苦基督的肖像与之相比便更显得不同:《新约》作者指出,耶稣来到世界是为受苦和钉十字架,但似乎没有很强的文本支持当代的犹太人有这种弥赛亚观念。譬如在《以斯拉四书》7:28 及随后的段落中,

① 譬如 17 世纪的著名伪弥赛亚沙巴蒂·萨维 (Shabbetai Zevi, 1626~1676) 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当时被犹太世界视为弥赛亚,最终却皈依了伊斯兰教。

②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Charlesworth ed., *The Messiah* 中相关的文章,另 Horbury, *Jewish Messianism and the Cult of Christ* 是另一部较简短精要的作品。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8辑

弥赛亚的确是会在终末以前死去,而稍后的第12章却描写他会宣告和执行最后的审判。但这类作为却非因为拯救世人,更绝非因如基督教义所说之那种有效性的替代救赎作用,而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已。总括来说,在第二圣殿期的中晚期,虽然祭司式宗教已经形成,但是不同形式的弥赛亚思想仍然不断产生,然而这其中却没有给出任何一致性的论说,至于持这些见解的群体究竟人数有多少、其背景如何、影响力怎样等,有许多仍是当今学界在探索的复杂议题。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够明白,为何处理《新约》基督论意念的兴起会与第二圣殿期的研究密切地关联起来,尤其最终在公元2世纪因着这种发展形势产生出延续犹太民族色彩的拉比式犹太教和以外邦信徒居多的早期基督教。

三、《新约》文本所揭示的挣扎

当我们转向《新约》文本时,会发现作者们同样面对着刚才所说的纷乱情况。事实上,耶稣在《新约》著作的描述中极少被其跟随者视为大卫后裔,他自己的言说中也未提到弥赛亚的降临,而是上帝(甚至不是弥赛亚的国)的降临。耶稣的言说固然是天启式和终末式的,却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尤其当时的犹太教文献并没有为弥赛亚观念提供一个一致的形象,遑论他将在世践行的细节,所以难怪保罗会在《哥林多前书》中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在犹太人眼中是一块绊脚石(1:23),然而这却是最早期认信所反映出的激发点。

《哥林多前书》15:3及下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督为世人的罪死了、葬了又复活了固然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认信,然而为什么保罗会说成是按《圣经》所说的呢?若按照以上的讨论,这个观点肯定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这不单在希伯来《圣经》中并非一种直接的解读,即便在第二圣殿期的中晚期是否存在一种主流的弥赛亚见解也可待研究。由此可见,耶稣早期的跟随者是要极力为他们的弥赛亚观辩护,当中甚至包括耶稣在未来再来时会满足一些弥赛亚预言,譬如《使徒行传》(2:36)和《罗马书》(1:4)便是明显的例子。不过他们这种做法往往是一种回溯式(retrospective)阅读,即基于当下信徒对所声称之基督复活经验来诠释既有的希伯来《圣经》经文,犹如犹太教的隐秘注解(pesher interpretation)所作的,其中甚至应用了原非弥赛亚预言的文本,例如《诗篇》22和110篇便是《新约》作者经常运用的经文。如此一来,《新约》作者这种做法仍是具有很强烈之犹太色彩的,但却肯定不是当时那个多元纷乱处境中的每个犹太人都能够接受。

倘若我们针对以上论到之第二圣殿期四大支柱来看,《新约》的认信更使当



时的独一神论这核心问题变得尖锐。譬如耶稣仍教人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为祈祷的起始(《马太福音》6:9),但基督徒从很早开始便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甚至把荣耀颂赞献给他,而这本应是那独一的耶和华中上帝才配得的,那么究竟基督徒信奉的还是否为一神宗教?抑或是一种由天父再加上耶稣这位神的二神教?从犹太民族的延续性这点来看,此问题并非一个次要的教义分化那么简单,而已经碰触到他们生死存亡的神经末梢,因此《新约》作者也肯定不会在这问题上掉以轻心,而近代的研究发现他们确在此花了许多的心思来处理。

若是从后来的基督教义发展史来看,我们当然知道关键的转变是把耶稣看成是上帝道成肉身(incarnation)说法的建构。以往的研究往往以为道的观念是从希腊的逻各斯(logos)借用过来,故是一种十分晚出的发展,至少《新约》在这方面最清楚的表达在1世纪末才出现在《约翰福音》(若指的是第一章之序言,甚至可能是2世纪初)。不过近年对第二圣殿期的研究却发现,道体概念的源头或许不单在希腊文化中,反倒在次经和伪经中已有显示,譬如以下《约翰福音》序言中的一些说法便可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大的对应性: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1:1)

智慧与你同在,并且知道你的行动;当你创世之时,她就在场。(《所罗门智训》9:9)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1)

智慧来到人的儿女中间寻找住处,却找不着。(《以诺一书》42)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与《约翰福音》相近的说法在第二圣殿期较晚的时候已经出现,只是道之位置往往是由智慧来说明,然而即使在希伯来《圣经》中我们也可发现道、智慧与灵等这些神圣显现的媒介往往是有着一定互换性的,尤其是在创造的场景中便更加明显。^①譬如在《诗篇》(33:6)中便提及:“诸天藉耶和华的命(ברך)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רוח)而成。”在中文和合本《圣经》中,把ברך和רוח译成了“命”和“气”,但在希腊文中它们恰恰是对应于λογος和

① 从犹太教的智慧传统角度来研究基督论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一些较综合性的研究可参见 Ben Witherington III, *Jesus the Sage: the Pilgrimage of Wisdom*,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Simon J. Gathercole, *The Pre-existent Son: Recovering the Christologies of Matthew, Mark, and Luk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